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1076年中秋之夜，苏轼在密州太守任上看到月亮时的祈愿：“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这是被贬黄州时期，苏轼酒后夜行在蕲水之畔看到月亮时的感受；“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是1100年六月二十日夜，苏轼从海南岛北返中原，途经琼州海峡看到月亮时的领悟。在苏轼的作品中，“月”是一个被反复呈现、描摹、咏叹的主题，然而细细品味，其内涵是不同的，既有对于亲人无法割舍的牵挂与思念，也有对于自然的融入和审美的体验，最后，上升为对于生命意义的审视与觉悟。

亲情的留恋：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提起中秋赏月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历来被公认为是此中绝唱。这首词里月亮的意象反复出现,上半阙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开篇,标举了苏轼遨游太清的逸兴壮思;下半阙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结尾,体现了他心中无法割舍的手足之情。苏轼与苏辙兄弟情深,然宦海沉浮,身不由己,流落天涯,聚少离多。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赴凤翔任签判,苏辙前来送行,这是兄弟俩人在宦海中经历的第一次别离,自然感慨良多。关于这次离别,苏轼在《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一诗中曾这样描述:“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没没。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苏辙本是被送别之人,但他却不忍离去,而是长久地回首凝望,目送弟弟归鞍上的背影渐渐远去,望着他头上的乌帽在山坡间忽隐忽现直至消失不见。自此,对于苏辙的思念就成为苏轼诗词中反复咏叹的主题,最知名的当属《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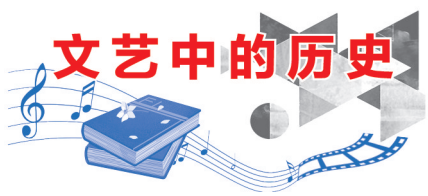
词前的小序交代了写词的背景和缘由:“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因与变法主导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苏轼自求外放,在各地辗转为官。熙宁九年(1076年),他担任密州太守。这一年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良辰美景触动了他对于苏辙的思念。



苏东坡心有感触,写下这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其中“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两句不仅仅是景色的描写,也是生命的觉悟。一次次的贬谪,一次次的重生,这些悲喜交叠的际遇,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与淬炼,终于让它呈现出纤尘不染的本来面目。这一生所经历的种种坎坷,真的只是磨难吗?其实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馈赠?“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东坡与苦难的和解,也是他对命运的超越。

经过一次次灵魂的洗礼,苏东坡越来越感受到这种澄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是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当他行至江西虔州,再一次明确把自己的内心比喻为“月”: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是的,曾经的苏东坡,会抱怨“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会为自己忠而被谤的坎坷仕途感到愤懑不平,但现在不会了,“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那些所谓的浮云已经无法遮蔽明净透彻的心灵。这一生,虽然横遭波折、几经沉浮,但是自己还是活得光风霁月,一颗心并未扭曲、并未沉沦,反而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体验到心灵到达澄澈境界的欢喜。

千年岁月,悠悠而过,天边的这一轮明月还是无声辉映,抚慰人心。当我们沐浴在月色中,会想到些什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脉脉温情?“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陶然沉醉?“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澄澈空明?苏东坡笔下的月之意韵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提升了我们的境界、丰盈了我们的灵魂。月华如练,澄澈心胸,世事洞穿,纯真不泯。



色、这藻荇交横的月影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颗澄然空明的心。正所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对于这种心境,苏东坡在《赤壁赋》中作了进一步说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一次的月夜泛舟,相当尽兴,兴之所至,枕月而眠,“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些诗词,不仅仅描摹了皎洁澄澈的月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苏东坡心无挂碍的心境。无心却有得,随意而成趣,苏东坡忘记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名利纷扰,他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入了大自然。融入自然,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都会在生命中恒久地闪耀;融入自然,名利之争、世事纷扰皆似蛛网可从生命中轻轻地拂去。寄情明月,心与神游;胸襟豁然,物我两忘。

生命的觉悟：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元符三年(1100年),被贬居海南3年之久的苏东坡终于获赦北归,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过琼州海峡。这一天经历了狂风暴雨,然而当风雨散去,呈现在眼前的是澄然碧海,皎然月洁。

乐喜,字子罕,春秋时期宋国贤臣,以担任宋国六卿之一的司城一职而掌国政。乐喜忠于职守,纤尘不染,是历代廉吏之典范,尤其他“不贪为宝”的事迹更被后世传颂。

据《吕氏春秋·异宝》记载,公元前558年,宋国人得到一块世所罕见的美玉。为表达对乐喜高尚品格的敬佩和赞扬,他决定将此物送给乐喜。于是满怀希望地赶到国都把美玉献给乐喜,不料乐喜却坚决不接受。献玉者以为乐喜怀疑自己的宝玉有假,便信誓旦旦地说:我已经将这块美玉请行家鉴定过了,确定无疑是货真价实的宝玉,所以才敢来献给您。乐喜淡然一笑,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乐喜以双方都要“人有其宝”的巧妙说法婉拒了献玉人的好意,既表明了自己以“不贪为宝”的信念,也使献玉人受到教育和启迪。

乐喜“不贪为宝”的清廉事迹广为流传,一直警醒并激励着后人为官当政一定要戒除贪欲,廉洁奉公。据史料记载,700多年后,刘备建立蜀国政权之初,也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块宝玉。刘备自恃蜀国占据益州之形胜宝地,又有诸葛亮勤勉持国,还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猛将忠心护国,一时间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于是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宝玉,并时常把玩。幸好蕙质兰心的甘夫人用心良苦地向刘备讲述了乐喜“不贪为宝”的故事,才让刘备猛然警醒,并立即将宝玉退还献玉人。

乐喜不仅始终保持这种一介不取的峻节,身居高位的他还怀有一颗赤诚的爱民之心,时刻体恤平常百姓的生活。有一年,楚国大夫士尹池出使宋国,乐喜在自己府邸热情招待了他。行至乐喜府中,士尹池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南家之墙,隳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官而不止”。对于南边院墙弯弯曲曲和西边邻居积水流入自家院内情况,乐喜很淡然地解释说:南边的邻居世代以做鞋为生,如果直接把他们赶走,不仅不方便市民前来买鞋,更严重的是可能直

『不贪为宝』的春秋贤臣

朱一华

接中断了这一家的生活来源。西边邻居的住所,地势本来就比自己家高,水往低处流也是理所当然,如果直接堵住水流的话就是不讲情理。士尹池听后,被乐喜的爱民之心折服。回到楚国以后,士尹池将出使宋国的感受尤其是在乐喜府中所闻详细汇报给楚王,并极力劝阻楚王不要攻打宋国;因为宋国君主贤明,而且有廉洁爱民的乐喜辅佐,深得人心,如果贸然攻打宋国不仅会无功而返而且还会受到天下人耻笑。楚王听后,深表赞同,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对乐喜赞誉道:“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在孔子看来,乐喜不仅在朝中洁己奉公忠君爱民,而且还能因此决胜敌军于千里之外。



的心里是有遗憾的,因此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他又是旷达的,深深明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道理。所以最后只能祈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令人欣慰的是,天遂人愿,就在次年的中秋之夜,兄弟二人终于团圆。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苏辙于四月间陪他同赴徐州,并于八月中秋之后方才离开。面对同一轮明月,一年之前还是天各一方的思念,而今竟能比肩同赏,自然十分欣慰。“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这一夜的月亮有光华流转、惊心动魄的美感。但毕竟离别在即,伤感亦是难免,因而苏轼感叹“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不能聚首时,期盼相见;难得相见时,又伤别离。这是情感的矛盾,但也正是最打动人心之处。

审美的体验：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正是在黄州,他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在获得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内心静定后,苏东坡更多地把生命融入了自然。黄州时期,苏东坡静心研读陶渊明的作品,他说“渊明

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甚至在词里说“梦中中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此时的他,与陶渊明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相惜,更多是精神上的相契,因为他们虽然心远地偏,却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种审美态度明显体现在这一时期对于月亮的描摹上,《西江月·顷在黄州》《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在这些作品中,月亮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景色点缀,也不完全是情感的寄托,而更多成为审美的对象。

《西江月·顷在黄州》描写了一个美好的月夜,苏东坡酒后策马沿薪水而行,经过一座溪桥,弥弥浅浪映着皎洁的月色,水月辉映,波光粼粼,晶莹剔透。“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苏东坡不愿让马踏溪水破坏这份静谧的美好,所以就决定下马解鞍、醉眠芳草。天地自然,何处不可歇?这一夜,水清、月明、风静、人悦。次日清晨,当苏东坡醒来,“乱山攢拥,流水潞然,疑非尘世也”。《记承天寺夜游》同样是描写一个美好的月夜,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十二日夜,苏东坡解衣欲睡之时,发现月色很美,他不想辜负这月色,于是去承天寺找张怀民一同赏月。“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美的月色与月影。但能欣赏这空明如水的月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于绍圣四年(1097年)任涟水(今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知军,时年已47岁。他一踏上这块土地,就立刻喜欢上这个被誉为“千古涟清绝地”的江淮重镇。但他发现,涟水逢旱灾后,又遇水灾,百姓的田亩大都被淹没。米芾心急如焚,他冒着大雨实地查勘水情,许多原先为防旱而用泥土塞断的通湖港道,因地主豪绅只顾自己一己之利,不肯疏通排涝,造成洪涝,淹没了百姓的大片良田。而有些排涝通道并不在自己的治下,为此,他写信给上司:“豪姓因而擅之,恐非公家之利也。”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在其不断努力下,河道逐渐疏通,洪涝退去,百姓也安居乐业。

《宝晋集》中有一首《狱空行》的诗,是米芾为他的上司楚州太守唐公所写。诗中虽然是赞扬唐太守“清风素节”的品德,但也真实再现了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盛况和米芾的不俗政绩。当时楚州辖有五邑,包括米芾所在的涟水军,有100多万人口。由于唐太守和米芾等治理有方,断狱“迎刃无留滞”,处理了大量的冤案和沉积老案,治安状况良好,以至五邑中有两狱形成了“狱空久无事”的局面。米芾欣喜地写下了“淮风吹散稀讼牒,典客闭阁闲壶浆”的诗句。



米芾在涟水虽然只有短促的两年,但却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安东县志》记载:米芾“守涟二年,多惠政”。尤其难得的是他清廉自守,一时“政成民乐”,其友人李子仪盛赞,“自过扬子渡,行路无不咨嗟颂咏,每道及公姓名,则以手加额上”。可见当时百姓对米芾由衷的敬重。

然而就在米芾出任涟水军使期间,北宋朝廷却发生了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为首的政治集团力排元祐党人的大事件,追夺司马光赠谥,篡改王安石新法,贬谪苏轼、

苏辙等人。米芾与苏轼是忘年交,相互诗文唱和,苏轼曾经对米芾的书法悉心指点,指导米芾从晋人书法入手,而使米芾书法得以精进,渐成一代大家。得知苏轼等人被贬后,米芾不因自己人轻言微而明哲保身。

米芾于元符二年(1099年)年春天离开他深爱的江淮宝地——涟水,两年的任期内,他清廉自守,《安东县志》记载,“任满归,囊橐萧然”。即便如此,去时亦不带走涟水一物。他反复自省,在离开涟水境时,俯身将毛笔上的墨洗净,因为毛笔上的墨是涟水的墨,要将它留在当地,以示自己不带走涟水的一草一木。这件事《建米公亭记》有详细的记载。“凡涟地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及其去也,携笔诣池而涤之,谓此墨之濡染者亦涟物也,仍留之涟。”

米芾离任后,成为后世涟水“清廉为官之风”的楷模。整整800年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代书画大家吴昌硕得到江苏候补道员丁葆元推荐,以五品顶戴候补县令,代理安东(今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明清称安东)县令。吴昌硕景仰廉洁自守的先辈米芾,他以米芾为榜样,处处廉洁从政。在赴任告示上,吴昌硕写道:“只须预备公馆,打扫洁净,不得张灯结彩,徒事虚浮,亦毋需出郊远迎,

切切,特谕。”吴昌硕在任期间,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安东地区土地贫瘠,大都为咸水,百姓缺乏饮用淡水,为解决百姓饮水困难,吴昌硕在县衙外开凿深井,以利百姓,被百姓敬称为“昌硕井”,一直留存至今。

但晚清官场已彻底腐化,吴昌硕仅上任一个月就感到心力交瘁,官场的曲意逢迎令他极度不适,万般无奈之下,一代金石大家的他自刻三方“一月安东令”印章后辞官而去。治印之时,他想到的是800年前在涟水清廉自守、洗墨而去的前辈米芾。吴昌硕在三方“一月安东令”印章中最大的一枚印体上,刻了这样一首诗:

旧黄河势抱安东,古木寒潭万影空。卧榻冷悬高士雪,苍莽狂叫大王风。诗来淮上秋山里,人在天涯水气中。眼底石头真可拜,倘容抱笏借南宫。

后署:“安东即目,乙亥十一月二日老缶(吴昌硕别号),米元章曾为涟水军。”

